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4

28 September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9月26日星期一，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普托先生（阿根廷）

嗣后：拉纳先生（副主席）（尼泊尔）

嗣后：卡普托先生（主席）（阿根廷）

—一般性辩论开始：〔9〕

下列代表发言：

德阿布鲁·索德雷先生（巴西）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讲话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阿萨莫阿赫先生（加纳）

冈萨雷斯-波萨德先生（秘鲁）

索尔萨先生（芬兰）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10分开会。

议程项目9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想请各位代表注意，根据大会第三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发言报名于1988年9月28日星期三下午6时截止。我要求各国代表团尽可能准确地提供估计发言的时间，以便我们对会议作出有条不紊的安排。

德阿布鲁·索德先生（巴西）（以葡萄牙语发言；代表团提供英文稿）：主席先生，在本组织成立初期就形成了一个传统，使我有幸在我们辩论开始时成为第一个发言者。我谨向你，我的同事和朋友丹特·卡普托表示我热烈和友好的祝贺，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主席。你稳健地领导了阿根廷的外交，我相信你也同样能给大会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带来荣誉。

我也向尊敬的巴巴多斯代表尼塔·巴罗大使表达我的赞赏和敬意，他的功绩丰富了我们对工作方向的选择。

我再次赞誉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的杰出的外交才能。他为和平和加强联合国所作的不懈的努力使他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称赞。

三年前我首次在大会发言时，国际形势相当严峻，《联合国宪章》不断受到践踏。由于使用了能把核战争的危险扩散到外空的先进的军事技术，超级大国互相攻击愈演愈烈。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争端持续不断，破坏了为争取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今天，当我返回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世界形势已有所改善。似乎已被遗忘的东西方缓和又重新出现了。美国和苏联终于就裁军问题达成了一项具体的协议。这是一次历史功绩，两国的领导人应该为此而受到赞扬。

一些导致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的区域性冲突现在出现了和平解决的曙光。在以前的讲话中，我谴责了南非阻止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顽固态度，谴责了海湾地区

无止境的暴力，并谴责了在阿富汗对自决和不干涉原则的践踏。今天，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可以将警告和批评的语言变为和平努力的有希望的前景的见证，这些努力旨在结束上述冲突。

在世界政治地平线上出现较为晴朗的天空之时，我重申我对联合国的尊重和我对联合国文书的有效性的信任。如果今天的世界比昨天的好，我们必须归功于联合国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然而，为了实施《宪章》各项条款的规定，在我们面前仍有尚未完成和艰巨的任务。在根除种族隔离，解决中东危机，结束黎巴嫩人民的苦难，给中美洲带来和平等方面仍然障碍重重。我希望，大会下一届会议召开时，我们能看到我们在寻求国家间的和平与和睦的努力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作为一个一贯寻求建立基于所有国家参与的、公正的和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国家的代表，我必须强调，改造世界的任务只有在加强和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之后才能完成。

在这一方面，我的发言与我刚才就国际政治形势所提出的看法不一样，我今天发言的调子与我过去发言的调子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由于国际经济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巴西再次给大会带来一个令人担忧和令人失望的信息，并向发达世界重提自己的建议和要求。

巴西历来追求国际生活中的最崇高的理想，为了重申这一追求，并忠实于其人民的意志和本质，巴西在其即将颁布的新宪法中写进了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优先保护人权；民族自决；不干涉内政；国家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保卫和平；反对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为全人类的进步进行国家间的合作。巴西人民的代表在宪法中表达其社会中心要求和所关注的问题时与国际社会的愿望完全相符。他们在其新宪法中也写进了我们大陆的最崇高的愿望，即拉丁美洲一体化。*

* 拉那先生（尼泊尔），副主席，开始主持会议。

值得庆幸的是，全世界已经认识到一种单方面道德原则是多么地荒谬，这种道德原则带来了这样一种幻想：即权力——军事、政治、经济或技术方面的权力——能够产生一种公正、甚至是稳定的国际秩序。实力不能产生法律，更不用说带来和平和公正。这正是《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宪章的序言所告诉我们的。

尽管这样，但是在某些国家里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它们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要把它自己的国家法律置于国际法之上。以国内法，或所谓的国家利益为借口企图逃避遵守国际法义务的做法违反了条约必须遵守的这项主要原则，该原则是文明国家相处的一项基本的规则。

单方面做法的冒险不能用单独的双边做法或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来取代。对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的谈判要求所有的国家不论其大小都能够参加。有关和平、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会谈不能够变成一种权力尊重法律的空谈。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已经使超级大国彼此更加接近的对话的气氛并没有产生充分的意愿来扩大多边谅解的新领域。搞权力阴谋来重新确定和冻结一种垂直结构的世界秩序的做法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三届特别会议期间所碰到的各种难题表明我刚才所表示的关切。仅仅在历史上的第一项有关核裁军的条约签署的几个月之后，就不能够以协商一致意见达成一份文件，这就清楚地表明存在着巨大的障碍阻碍整个国际社会参与审议有关自身生存的问题。

若泽·萨尔内总统作出决定同其他国家的首脑们一起参加那一届特别会议，这就证明巴西坚定地支持裁军事业，并且赞成在有关的机构公开和有效地讨论裁军问题。

正因为我们的人民坚决放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坚定地寻求发展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的目标，所以巴西的新宪法中体现出下列这样一项原则：在巴西领土上的所有核活动只能是为和平目的而进行的，而且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本着《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所体现的这一同样的精神，阿根廷和巴西在这一方面达成的谅解。两国之间进行的忠实和富有成果的合作打破了拉丁美洲正在进行一场核竞赛的神话。

激励巴西对外政策的建设性目的导致了今年七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国家的第一次会议。作为一个在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信念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特征的区域的组成部分，南大西洋国家能够进一步探索《南大西洋作为和平与合作区宣言》所提出的在平等伙伴之间进行公开对话的许多途径。

我们的看法在重大的问题上是相同的。我们支持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的努力。使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尽管大会一再发出呼吁，但是还没有在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未来的所有方面开始进行谈判。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特别是军事上较强的国家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便确保在和平与合作区不引进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武器并削减外国军事存在。

现在存在着充分的机会，有助于采取共同的行动促进发展。在维护环境、必须避免堆放毒性废料、以及执行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规定等方面，我们已经找到了重大的共同点。

我相信，里约热内卢会议所得出的结论将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支持。

日内瓦协定的签署以及外国军队开始撤出阿富汗为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发展的未来重新带来了希望。联合国参与了这个进程，对此我们要赞扬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我们原来只是希望，在联合国的斡旋之下，只要在适当的程序之后就能够使协定核查与管理的机制生效。

巴西所欢迎的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停火带来了海湾地区和平与经济复兴的前景。我要强调指出这一主动行动同联合国特别有关，这是因为安全理事会——巴西当时荣幸地主持安理会的工作——的所有成员在同伊朗和伊拉克政府进行磋商，经过秘书长的持续、及时和平衡的调解之后采取了共同的行动。

在南部非洲，在美国的调解之下安哥拉、南非和古巴之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这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十年前通过的第 435(1978)号决议和平与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一个好的兆头。我们希望，这将成为通过消除所有紧张冲突根源使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局势正常化的第一步。巴西已经强调指出，必须严格尊重南大西洋邻国安哥拉的领土完整，而且必须立即制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丑恶的种族隔离行径继续在荒唐地进行着，我们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和人民渴望纳米比亚加入独立国家社会的那一天。只有消除丑恶的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才能够确保离我们如此之近的那片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在中东，使世界公众舆论大为震惊的暴力情景一再出现，这证实了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领土内享有自决是解决这场危机的基本条件。巴西政府重申，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色列必须彻底撤出 1967 年以来占领的领土，该区域的所有国家必须能够在受到国际上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我们牢记这些目标，继续支持召开一次关于中东局势的国际会议，让所有有关各方都来参加，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中美洲的和平进程处于明显的停止状态，巴西对此感到关注。不可否认，埃斯基普拉斯协定有助于减缓紧张局势，萨帕阿协定使人产生了新的希望。然而，在对话和谅解的进程中，充满着紧张和陷于瘫痪状态的地区内重新出现了一些事件——我们希望这是暂时的，使人对中美洲的未来感到没有把握。作为孔塔多拉支持集团的成员，巴西希望，一种不那么紧张的国际气氛也许能够使该区域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它们的和平与发展目标。

尽管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进展，尽管出现了实现一个没有战争、真正致力于实现永久和平的未来世界的迹象，但国际经济局势依然使我们在精神上感到不安，思想上受到挑战。

在绝大多数本组织的发展中会员国中，悲惨的事实继续在呼唤我们作出建设性

的决定，打破一直使这些国家处于崩溃边缘的僵局。 我们绝不能再以一些华丽的语言和概念来相互欺骗了。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公开承认，一种强烈的不安正在腐蚀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

自从我们宣布自己是联合国，团结一致，承诺遵循一套共同的理想——其中包括与苦难和饥饿作斗争——以来，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 一项承诺就是制止我们人民——不管信仰和来历——中一些最珍贵的价值观念的降格。 我们怎么了？ 莫非我们没有当时那么团结了？

当我们连续第四十三年举行会议时，我们只要看看大会就行了，看看我们是分享普遍的原则和理想的国家就行了。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对行动使我们坠入恐惧和荒芜的深渊，但旧金山播下的种子在全世界——在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结出了硕果。 这些五十年前在战场上相互对立的国家现在汇集在这里，团结一致。 这些国家在后来的岁月中获得了独立；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旧金山播下的民族种子结出的硕果。 这些国家就汇集在这个地方，团结一致。

莫非我们没有以前团结了？ 不。 我们比以前更加团结，但没有达到我们希望今后团结的那种程度。

因此，我们悲哀地注意到，我们的美洲、亚洲和非洲兄弟仍在蒙受使我们的祖先倍受痛苦的那种恐惧和荒芜。 虽然我们摆脱了战争，但我们尚未能够禁止饥饿；饥饿正在象流行病那样在各个大陆的各个地方蔓延。 在人类所知道的最富裕的社会内或在紧靠着这些社会的地区，饥饿仍然存在，这使我们更加感到惭愧。

一定是出了什么严重差错。 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实际增长年平均率从70年代的5·5%降到80年代的3%以下。 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市场经济内的比额从1980年的28%缩小到1987年的19%，而发达国家的比额却在同期从63%增加到71%。 从实际价格说，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出口在1963—1986年之间减少了近25%。 由于外债负担，发展中国家正在不得不将它们迫切需要用于经济发展的大量资源转移至国外；这说明了一定是出现了什么严重差错。

在过去几个月中，巴西和自己的私营和政府债权者达成了一项关于重新安排偿付外债日期的全球协定。因此，我们强烈意识到了我们经济承受负担。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只有发达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够降低利率，改善债务国贸易的前景。

不幸的是，近几年来在国际利率方面推行的无规律的政策阻碍了整个一代的经济发展。这种政策使国际贸易变成完全用来偿还外债的储备金的补充来源，给扩大甚至维持我们经济的进口能力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至上而下纵向强加的一整套限制使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变得更加糟糕。披上委婉词藻的外衣的建议，例如“自愿出口限制”不能掩饰保护主义和贸易伙伴掠夺的老方案，这些方案总是在本世纪动摇国际经济的最严重的衰退的根源。

我们希望，目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多边谈判将使国际贸易能够进入一个建立在更加公正和平等基础上的新的增长循环。我们不能同意援引无国界贸易的概念拒绝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应该享有的特殊的差别待遇。我们也不能接受发达国家无视它们在发动乌拉圭回合时庄严作出的保证并要求发展中国家用做出让步来交换取消保护主义措施。

此外，还必须承认，一些主要贸易国家中制订的法案本质上不仅对国际贸易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能力显然是敌对的。例如，我国现在正受到贸易报复的威胁，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根据国际法和我们签署的协定的文字和精神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鼓励研究和研制药品。我们吃惊地看到，最稳定和可预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法准则正单方面地受到违反。

因此，现在看来似乎条件已经成熟，大会可以响应主席在就职演说中发出的呼吁在有效的、现实的和建设性的基础上再次发动南北对话，不夸夸其谈或相互指责，也不要忘记这种努力迄今为止所遭受的重大挫折。

大会正在一个良好的时刻开会，以便改变历史的发展：把历史指引到更加安全的方向；加强在和平、解决争端和裁军领域中取得的进展；并重新估价和振兴已经

削弱的国际经济合作。

今年，我们庆祝《世界人权宣言》签署四十周年。不幸的是，我们仍然不能够立即处理在世界广大地区影响人类最基本权利：生命、健康、住房、食物和工作的权利的问题；简言之，这些是确保各国人民发展和福利的权利。

尽管在建设和平的任务中，世界正出现希望的曙光，但争取发展的斗争仍然处在一片令人沮丧的黑暗之中。有人说，发展是和平的新名词。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大会就不能不接受当今时代的挑战，并听取要求正义和尊严的紧急呼声。*

上午10点50分会议暂停，上午11点05分复会。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讲话。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前来联合国，并请他对大会讲话。

里根总统：在距此和平圣地半个地球之远的地方，两场残酷无情冲突的交火、杀戮和流血在人们最新的记忆中第一次有所减弱。在象哈拉卜贾、马伊丹·沙赫尔和斯宾·布勒达克这样一些新的地名载入人类恐怖史册之后，今天波斯湾和阿富汗出现了和平的希望。

同样，在南部非洲的高原与沿海城市——这些曾是内战和外国部队占领的地方——人们听到了谈论和平的声音，要求在历尽磨难的国家安哥拉实现和平。而在距那里六千五百英里以东的东南亚国家柬埔寨，人们现在终于看到了解决争端和撤走越南占领军的希望。最后，纵观一下我们所在的半球；十二年前只有三分之一的拉丁美洲人民生活在民主政权之下，如今这一比例已达90%。尤其在中美洲，

*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象萨尔瓦多这样曾一度处于行刑队恣意滥杀和极权统治阴影威胁之下的国家，现在也领略到自治的希望和经济增长的前景。

另外一种变革也已来到我们面前，这一变革如能持久，将会作为一项巨大成就载诸史册——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它触及战后紧张局势的根源和结束我们时代的孪生威胁——极权主义和世界热核大战——这一一度看来似乎无法实现的梦想。

东西方之间的分歧——关于涉及个人价值和政府控制人民还是人民控制政府这样重要的道义问题的根本分歧——已第一次显现出松缓的迹象，松动的程度已达到不仅外国部队从阿富汗这样的地区撤走，而且东方也在谈论改革和放宽新闻、集会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诚然，根本分歧依然存在，但如果对改革的谈论变为不仅仅是谈论——如果改革变成现实——那么出现的前景就不仅是一个苏美关系的新时代，而且是一个世界和平的新纪元。因为这种改革可能带来和平。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国也一贯确信：哪里个人和人民的权利受到尊崇，战争就远离那个地方，因为不是人民制造战争，只有政府才制造战争。

我正是在这一希望的时刻站立在这个讲台上：这不仅是美国或苏联人民的希望，而且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也是实现各国和平共处这一理想的希望，联合国就是根据这一理想成立的。正是由于这些变革，联合国今天才获得机会以以往不曾有过的方式生息与工作。

秘书长先生，你以坚韧、耐心和不妥协的意志，在争取实现阿富汗和波斯湾的和平的工作中，证明了联合国的价值。我们为你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向你致敬。

就在此刻，多种谈判正在日内瓦进行：裁军谈判会议上的多边谈判以及苏联与我们之间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的双边谈判。这些谈判——其中有些由联合国主持——涉及广泛的军备控制议程：战略进攻性武器、太空、核试验、以及化学战争，近几天来我们再次看到了其紧迫性。

参加谈判的人们在繁忙地工作：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并非在进行学术上的空谈。

现在已经取得了进展。僵局已被打破。就在最近，美国与苏联签订了关于中程和中短程核力量的协议，有史以来第一次消除了整整一类美苏导弹。关于在有效核查下大量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正继续取得进展；关于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的谈判即将开始。

我认为，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日内瓦，那个湖边的小城堡，我与苏联总书记在那举行了第一次炉边谈话，我们这种对话的特点是坦率而又友好。我在日内瓦第一次会晤中说，这是两个有权力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有权力开创各国和平共处新纪元的人的一次独特的会面。我还说和平会议、武器谈判、缔约建议只有成为我们设法探索和解决我们之间深刻的基本分歧的宽广设想的一部分时才有意义。我当时对戈尔巴乔夫先生说，我以前在大会上也说过：各国不是因为有了武装才互不信任；而是因为互不信任才武装起来的。

在中立国瑞士的那个风平浪静的湖边，戈尔巴乔夫先生同我开始了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不仅仅是讨论单一的军备控制问题，而是讨论有关我们之间更加深刻的分歧的比较广泛的议题，包括人权、区域性冲突和两国人民双边交往等议题。甚至在军备控制问题上，我们也一致同意捐弃前嫌，不仅去缔结那种提高武器质量的条约，而且要签订那种实际上削减、甚至消除整整一类核武器的协议。

日内瓦那一天早晨开始的事业已取得了下列成果：签订中程核力量的条约；我前不久对莫斯科的访问；我有机会在那里会见苏联公民和持不同政见者并谈论人权，我还在莫斯科的列宁山上对苏联的年青人谈到人类自由创造的奇迹和壮景。日内瓦那天早晨的工作成果也体现为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关于区域冲突的和平会议以及联合国在纽约和日内瓦进行的工作。

但历史告诫我们要谨慎小心：实际上，我们今天把日内瓦的那座建筑——我们在那里举行过重要的谈判，例如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谈判和两伊问题谈判——视为对另一个时代和平美梦破灭的铁证。万国宫是国际联盟的总部——一个象征结束一切战争的机构。然而这一机构及其崇高宗旨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到来而消逝，它的消逝是因为三十年代世界各国未能抓住和平的机会，也是因为人类没有鼓起勇气去孤立侵略者、反对那些服务于国家而不是服务于人民的政府人士的阴谋。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决心使联合国免遭同样的命运。 我们决心使联合国成功，使其服务于人类和平事业。

因此我们认识到，即使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失败的可能性亦确实存在，然而这样的认识并不会使我们灰心，却反而会鼓舞我们向前迈进。由于利害攸关：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踟蹰不前，从而引至子孙后代理所当然地对我们愤怒之情？ 还是继承本组织创始者的事业，确保最终自由获得人类的崇拜，人类永远不再遭受战祸，并使这一会堂，这一讲坛真正成为“世界最后的战场”？

我们决心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因此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和平议程。 我们首先谈一谈我在克里姆林宫同戈尔巴乔夫先生会晤时铭记在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在莫斯科遇见到的苏联公民所至为关切的问题。 我知道，这一问题对于参加本届大会，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的代表们来说，也同样是紧迫重要的。

该《宣言》明确指出，“鉴于人类一家，对于人人不移权利之承认，确系自由之基础”，这一点对于那些寻求和平的人们来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否则就会发生莫大的危害。一百年来，人权为极权主义政府所践踏，其规模之大，可谓史无前例。 由于国家政策的执行，数百万人被蓄意饿死和灭绝。 有人说这是一段血迹斑斑、愚昧和铁丝网密布的历史。 因此很少人能够理解为什么和平一直难以寻觅。

我们应该理解。 我们要得到和平，就必须承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无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或别的国家，都应如此。 我们要得到和平，就必须停止践踏人类的精神。 人权并不是由某些人在某些时候所享有的权利。 正如1948年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所称，人权属于“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 人权时时刻刻都应存在的。

将尊重人权作为和平基石，正是联合国实质所在。 埃塞俄比亚那些遭受饥饿的人，库尔德人中不断死去的人，南非那些面对种族不公平的人，苏联那些至今没

有写作自由、言论自由的人，乌克兰那些不能崇拜信仰的人，南中国海上为生命、为自由而挣扎的船民，马那瓜那些不能出版、不能集会的人——所有这些绝不仅仅是诸位日程表上一个项目而已。这必须是高于一切的首要问题。这是因为，倘若人权问题在联合国不能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倘若《世界人权宣言》不能在这些大厅和会议室里得到执行，那么，本组织的信誉就会扫地，联合国存在的宗旨就会受到怀疑。

每当人权方面取得进展，联合国便随之强大，美国也为之高兴，原因就在于此。例如，经过在美国领导下的两年努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朝着结束该委员会过去多年来一直玩弄着双重标准和冷嘲热讥的态度迈出了重要一步。多年来，肆意践踏其公民人权的古巴从未受到联合国的谴责甚至认真的考虑。今年，古巴对人权委员会施加的压力作出了反应，接受对其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菲德尔·卡斯特罗业已开始释放一些政治犯，改善监狱条件，并且容忍一个很小的独立的全国人权小组存在。

必须有更大的作为。联合国必须坚定不移、毫不留情地寻求改革，无论是在古巴，或是在其它地方。我们必须同时确保《世界人权宣言》不会因诸如题为“犹太复国主义即种族主义”的决议之类的事件而遭贬值。尊重人权是本组织首要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其会员国最为基本的义务。确实，在当今世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新的觉醒，都会看到对人权日益增长的热情。世界人民已经团结起来：新的小组，新的联合会相继诞生，这些联合会监测政府，反对歧视，与宗教压迫和政治压迫作斗争，与非法监禁、酷刑或死刑作斗争。正如今年6月我在斯巴索大厦与之谈话的那些人告诉我说：这些运动起了作用。

在我们现在谈到地区冲突时，我们再次感到充满希望。在海湾两伊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之一——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停火。各盟国在确保波斯湾为国际船运开放的努力中果敢坚定，不仅维护了法治，同时也防止了冲突进一步扩大，为和平奠定了基础。同样，安全理事会去年7月通过的具有

决定意义的决议已经成为建立一个和平海湾的蓝图。 让这场战争——一场没有战胜者、没有战败者、只有受害者的战争——马上终止吧。 希望伊朗和伊拉克与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共同合作，执行第598（1987）号决议。 让和平降临吧。

在谈第二个地区时，我回忆起当我1983年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阿富汗的野蛮侵略和非法占领。 历经长达将近九年的战争，阿富汗人民和阿富汗自由战士的勇气与决心占了上风——今天，占领的结束已经在望。4月14日，苏联签署了日内瓦协定，这项协定是巴基斯坦和喀布尔政权在联合国主持下谈判而达成的。 我们敦促苏联早日完成撤军，以便阿富汗人民在没有进一步的外来干涉情况下自由决定他们的前途。

在南部非洲也是如此，多年来耐心的外交努力和对安哥拉寻求自决的支持正在产生成果。 我们期望在安哥拉、古巴和南非政府之间能达成一项能导致外国军队——主要是古巴军队——全部撤出安哥拉的协议。 我们同时也期望全面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号（1978）决议，期望我们历来主张的纳米比亚独立这一目标的实现。 我们将继续支持非洲领导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协商一致意见。 这些领导人同样也认为除非安哥拉内部实现民族和解，否则冲突将永无休止。

柬埔寨有了新的希望。 正象我们寻求阿富汗的自由与独立一样，我们竭尽全力寻求柬埔寨的自由与独立。 我们敦促迅速撤出全部越南军队，寻求能防止红色高棉重新掌权的解决办法，建立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这个政府将最终能够全面尊重柬埔寨人民的各种权利，结束他们勇敢承受但又枉受其害的骇人听闻的苦难。

在其它危机地区，我们赞赏秘书长为在西撒哈拉举行公民投票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在地中海，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举行直接会谈，为这个分裂的岛国达成协议展示了希望。 最后，我们期待着和平解决阿、以冲突。 同样，欧洲人为的分裂仍然是苏美关系的重大障碍。

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地方看到了进展，我们再次对此感到高兴。就在数年前，这些冲突和其他冲突的火焰仍在危险地燃烧并失去控制。确实，对阿富汗的侵略和民主与热爱和平的国家的意愿显然未能阻止这些事件的发生，这似乎造成一种大小国家盛行侵略的气氛，这种气氛是世界自30年代以来所未曾见过的。仅在这一次，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被避免了，之所以被避免是因为世界上自由与和平的国家重新恢复了其意志和意愿的力量。而且，目前联合国正在提供宝贵的援助，以促进这种盛行的气氛消失。

因为我们决心继续这样做，我如果在此不注意到地区性冲突取得进展的一个例外的话，我就失职了。这里我指的是尼加拉瓜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和统治该国的极少数领导人拒绝履行其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民主承诺。这些领导人自称革命，可并不寻求真正的革命。使用革命一词不过是寻找借口、进行欺骗以掩盖最陈旧、最腐败的罪恶：人类古老的权欲及其控制他人生命、剥夺他人自由的欲望。

因此，作为总统，我将继续敦促国会和美国公众支持那些反对向尼加拉瓜人民强加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企图的人们；美国将继续支持那些受到该政权对中美洲邻国进行侵略威胁的人们。

今天，我还呼吁苏联在中美洲表现出它在其他地区性冲突中表现出的同样建设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帮助结束中美洲的冲突，停止向桑地诺政权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桑地诺政权寻求地区统治，但它最终仍将失败。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该政权将继续给该地区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并给苏美关系带来风险。

至于裁减军备议程，我已经提到了中导条约的重要性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产生的势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草案是一份冗长的文件，文件中许多文字都打了括号，标明了双方分歧的所在。但是，通过今年日内瓦夏季的谈判，这些括号都减少了。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一进程将继续下去。我可以告诉大会，这样的条约在几个月内完成是十分令人怀疑的。但我可以说，一年以后完成是可能的，而且很有可能。但我们也没有确定最后期限。没有协定总比有个坏协定要好。美

国依然对此抱有希望，我们也承认苏联在这些谈判中表现出了合作精神。我们还期待苏联在我们关注的遵守现有协定的问题上体现这一精神。

因此，我们有关核试验、防御及太空的讨论也是有益的。但是，在此我要向大会强调，核武器控制谈判中的势头大都是因为技术本身的进步，尤其是在以太空为基地的防御系统的潜在的技术进步。我认为，日内瓦近几年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研制、发展并在准备好的情况下部署这种防御系统的决心。这种防御系统是为了摧毁导弹，而不是人民。有了这样的防御系统，一旦遇到事故性发射或某地某个疯子的举动，大国可以首次不采取大规模报复的单一选择，而有一个更理智选择的机会：挡住进攻而不对进攻进行报复。因此，随着防御系统有效性的增长，这种系统减少了更多、更大的进攻性武器的威胁和价值。就在最近，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听到的吹风表明朝这种系统发展的进展可能比我们起初设想的要更加迅速，成本也更加低廉。今天，美国重申其对战略防御计划的承诺，重申将与其他国家分享战略防御的成果。

然而，即使在外交和技术进步抱着希望最终消除我们在战后一直生活在其下的可怕的核恐怖烟云的时候，即使在这时刻，另一个不详的恐怖又在世界上游荡。我们曾以为世界已经把这一恐怖抛在身后，但它又从被埋葬已久的过去，从幽灵似的、伤痕累累的战壕、从一直罹难于最不人道的冲突的数百万死者的不易忘怀、苍白的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

毒气。化学战：使人恐怖，使人战栗！我们对此表示谴责。两伊战争中使用的化学武器，不仅造成悲惨的生命损失，也威胁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控制这些武器不被使用的道义上和法律上的束缚。让这一悲剧唤起人们重申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我呼吁该议定书的签字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召开会议，考虑我们扭转严重破坏该议定书而共同能够采取的行动。我们敦促所有的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进行合作，谈判一项可核查的、真正全球性地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所有文明国家都有责任永久地、在可核查的全世界基础上禁止使用化学战和毒气

战。

最后，我们必须加倍努力，阻止核武器在世界上进一步扩散。同样，其他高技术武器如弹道导弹的扩散也达到全球的规模，使地区性争夺的加剧可能造成世界性影响。潜在的供应国的数目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我们必须进行更大的努力阻止这些武器的扩散。上周，舒尔茨国务卿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讨论了这一问题。美苏专家也于今天就此开始讨论。我们希望看到一项多边的努力，以避免使中东这样局势紧张的地区变成比今天更为可怕的战场。

但在许多地区，我们不仅看到了进展，还看到了多边努力和象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发挥更加重要作用的潜力。因此，联合国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通过预算和方案的改革增加其效力。联合国已经在人员削减、协商一致进行预算和建立优先方案方面采取了广泛的措施。这些行动极其重要。改革的进展使我能够缴纳根据国会限制而未缴纳的会费。我期望改革方案能够继续下去，并在新的财政年度进一步缴纳会费。

让我在此说，我们祝贺联合国在人们特别关注的三个领域所进行的工作。第一，我们与恐怖主义祸害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斗争必须继续下去；我们还必须结束扣押人质的祸害。第二，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并推动艾滋病研究方面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所有在这方面的国际努力必须得到加强。艾滋病危机是严重的，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地去对付它。

毒品危机也是一样。我们正在拟定新的反毒品贩卖公约。这一重要的条约将于十二月完成。我相信，将会实行其他强有力的联合国毒品控制方案也将陆续拟出。美国人民深表关注，义愤填膺。我们不能容忍毒品贩子。我们准备向他们发起战争，我们认为这是一场联合国可以支持并参加的战争。

是的，今天的联合国比八年前好了——但是整个世界也是这样。但联合国的改革的真正问题不仅限于财政和行政方面的改进，同时也包括一个更高的改革，这就是知识和哲理方面的改革，改变看待个人和国家之间关系的陈旧观念。

例如，对美国来说，两年半以前本机构召开的一次有关非洲的特别会议比许多事态发展都更令人鼓舞。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一致呼吁采取自由市场鼓励措施并放宽政府管制以推进经济发展。

在我就任总统后不久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说过历史一次又一次在一个又一个地方表明，在鼓励经济自由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取得最大的进展。个体农民、工人、厂主、商人和经理是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信任他们。因为在允许他们创造和建设，允许他们在决定经济政策时与个人利益相联系并从他们的成功中得益的地方，社会变得更为富有生气、繁荣、进步和自由。我们相信自由：我们知道它能奏效。

这就是战后时期不可改变的教训：自由能够奏效。更重要的是，自由与和平相辅相成。在过去的每一年里，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个道理都在牢固地为人们所认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喀麦隆，从玻利维亚到博茨瓦纳，而且甚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堡垒中也是如此。不，我的国家并没有发明和平和自由的协同体，然而，请相信我，我们对自由输出我们两个多世纪的经验不加任何限制。享有经济机会并由尊重个人尊严的法律所保护的自由人民不会被迫进行战争或控制别人。这就是通向世界和平之路。

然而我们美国人倡导自由并不仅仅因为自由是可行和有益的，同时也是因为自由是公正的——道义上是正确的。在此我希望允许我说我在大会发言的次数比历届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多，而今天则是我最后一次在此讲话。因此，我希望能允许我作些回顾。

世界目前正在再次庆祝国际合作。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们看见各国携手参加体育比赛，我们也看到那些对他们的长辈之间的结怨了解甚少的年青人万众一心地走到一起来了。

有一位出身在并不富裕的家庭的运动员说，她从另一个财富的源泉汲取成功的力量——“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是富有的”。她指的是她所得到的爱和她所受到的价值观念的教育。

我敢说从这位年青的运动员的感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迹象：人们重新发现了老的和经受过考验的价值观念，诸如家庭——它是社会最初和最重要的单位，所有价值观念和求知都从这里开始，是个值得珍惜和保护的体制。还有诸如工作、群体、自由和信仰等价值观念。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争取人权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更深刻的道理。

我们在这块大陆上的经验，也就是美国的经验，虽然短暂，但却有过一次明确无误的遭遇，即坚持维护一个神圣的真理。这是我国第一任总统、我们的开国元勋向美国人民作第一次告别讲话时传授的一个真理。我希望你们能允许我在今天的告别讲话中提起这个真理。

这是一个体现在我们的《独立宣言》中的真理，即维护不可剥夺的权利、人类尊严的信念以及不受强制的良知的概念只有在更高的法律、更高的秩序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只有在本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达·哈马舍尔德秘书长所说的“致力于比我们本身更伟大、更崇高的事业”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而人类似乎最终都要回归到这个真理中来。即宗教和道德，对更崇高事业的信仰，是自由的先决条件。我们本身的公正和和平是走向世界永久公正与和平的第一步。

是的。这是一个进行大辩论和严肃讨论的地方，然而，我不能不在此提起我们的开国元勋之一，一位最饱经沧桑的人和国际主义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打断我们的制宪会议的程序来说明同一个观点。

今天早晨我不由得想起其他的开始，想起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第一次看到这些话：“他们将化剑为犁”以及“你们年青人将憧憬未来，你们的老年人将怀有梦想。”今天早晨，我想到了她，她给予我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但她给我最重要的礼

物是使我知道了从祈祷中得到快乐和安慰。这是我任总统期间所得到的最大的帮助，在此我重温林肯总统的话，他说：“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想他能够应付我现在的职位所担负的职责而无需求助于一个更为强大的人，一个至高无上的力量。”

我想到了她以及在伊利诺州那个小镇上那些象她一样的人，他们很和善，拥有那些有权势的人有时不予珍视的东西。不，他们之中谁也不会想到那个从洛克河边来的小男孩会有今天，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会有一天，我想如果他们觉得我不在此讲出他们所熟知的道理，他们会失望的。这个道理就是：当我们对世界及其问题感到厌倦的时候，当我们对人类的信念有所动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从更深的智慧的源泉，从比我们更伟大的源泉中获取慰藉，重振精神。

因此，如果后代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平更为接近，我们带来了真理和公正的新时期，那么我们将为此而感到骄傲。但是，如果人们说我们很明智，懂得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组织的辩论只不过是个序曲，而真正辉煌的乐章——自由、公正和和平的音乐——是由忘却自我并在沉默中寻求创造我们的上帝的愿望时谱写的，那么，我们将感到更加骄傲。

感谢你们这些年来给予我的接待。现在我向你们道别。上帝保佑你们。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厅。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阿萨莫阿赫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加纳人民和政府和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祝贺您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的主席。我完全相信,你在履行这一崇高职务时将表现出的广泛经验和杰出的外交才干将极大的促进大会本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彼得·弗洛林先生阁下表示应有的敬意,他出色的主持了上届会议。

自从大会一年前召开会议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历无疑是在解决继续影响他们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上步履艰难。发展中世界持续近十年之久的经济危机仍然存在。富者和穷者之间的差距在继续扩大。对于大多数人类来说,社会公正和生活水准得到改善的世界的理想依然十分渺茫。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经济危机已达令人震惊的程度。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采取了结构性改革政策,该次大陆继续遭受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其中特别包括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汇率的剧烈浮动和使它们丧失行动能力的债务义务。

在过去五年里,非洲严重的经济局势已成为国际经济议程上的优先项目,致使于1986年通过了《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行动纲领》。《纲领》概述了应在各级采取的政策措施,以便制止非洲的经济衰落和使非洲大陆回到经济发展的途径上来。然而,执行《纲领》的时间已过一半,非洲的经济情况仍未见任何重大改善。

自从《纲领》通过以来,大多数非洲国家履行他们各自的承诺,坚决执行各项值得赞扬的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方案。更多的非洲国家可以照此去做。但是,面对先驱者没有得到充分支持的事实,那些仍然在考虑这一问题的国家有什么推动力呢?应该能够使象我国这样正在努力完成执行结构调整方案任务的国家得到保证,他们的努力不会是徒劳的,并将得到充分和及时的支持。

大会特设全体委员会几天前进行的中期审议和评估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一次良好的机会，以便以批评的眼光审查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承担的相互义务的执行情况。已经找到了缺点和限制，大会在本届会议上应该决定克服这些缺点和限制的措施、政策和行动。

因此应该强调三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问题是最基本的，应予以果断解决。我这里是指低廉的商品价格、严重的偿还债务问题和缺乏发展资金的流动。

非洲十分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所获得的收益来提供其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财源。但是在对于非洲来讲十分重要的初级商品的价格被压得很低的情况下，这一愿望如何能够实现呢？在各类结构调整方案中，恢复农业基础设施和向农民提供动力的工作吸收了大量投资。令人失望的是，当这些努力成功的提高了产量时，所获收益还不足以弥补投资费用。目前非洲每年仅在低廉的商品价格上就损失数十亿美元。因而发展和投资受到挫折，我们偿还债务的能力受到严重破坏。某些交易国持续以低价销售自己的产品，而以高价买进他国产品，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应该保护脆弱的交易国，直至这些国家能够平等的同强大国家进行交易。即使是在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中也是这样做的。目前非洲国家在商品贸易方面的局势要求采取这种措施，我们注意到，商品共同基金的目标之一就是给予商品生产者这种保护。除了稳定商品价格的经济条款之外，还制定了使生产国能够使自己生产多样化的规定。《共同基金协定》终于达到了生效的所有要求，使我们有独特的机会避免空谈和意识形态的僵化，而做出现实诚恳的努力，以便消除对非洲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限制。我们诚恳的要求所有还没有批准《协议》的国家尽快批准。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非洲国家的外债和他们当中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的偿还债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得出结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外债情况急剧恶化。这表明解决问题的战略没有发挥作用，因

为经常重新安排偿还债务的做法仅仅推迟了目前的义务，而且使得某些非洲国家的债务义务更加沉重。我们对于某些债务已被转为赠款的做法感到高兴。我们还十分赞赏最近多伦多首脑会议就更穷的国家的债务问题所采取的主动行动。但正如我们一贯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能够导致大幅度削减债务数目和重新安排在更长的时期内偿还剩余债务的战略，才能结束偿还债务负担所造成的严重困难。

必须找到一条途径，解决拖欠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问题，这些机构就其政策而言是不愿意重新安排偿还债务的。迄今已有五个非洲国家被宣布为没有资格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款项，因为他们拖欠基金的债务。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态发展，如果不及时采取减缓债务的措施，许多其他非洲国家可能处于类似局面。为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可接受的办法，已经提出一些建议。秘书长建立的资金流向非洲咨询小组已经建议撒哈拉以南地区国家以借新债来偿还旧债。鉴于债务不断增加会破坏非洲国家和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关系的前景，这些建议应该得到认真的关注。

第三个基本问题涉及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发展资金不足。尽管国际社会对解除非洲国家受到的资金限制作出了承诺，但近年来，流向非洲的资金已经减少。更为重要的是，构成向非洲提供的资金中一个重要部分的官方发展援助，按实际价值计算，1987年也有所下降——秘书长在今年于日内瓦举行的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年会的发言中对此事实表示了失望。

许多非洲国家正在作出坚定的努力，以实施结构调整的方案。在这样的时候，它们的努力却由于束缚手脚的财政限制而被削弱，这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其结果是在所通过的调整方案中强调需求管理，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增长进行调整是实现经济复苏与发展的最佳途径。削减支出的措施，例如成本回收和减少劳力在非洲各国造成了严重的限制，威胁到经济复苏方案的可持续性。

当然，我国代表团承认，国际社会，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已通过了一些措施，采取了某些主动行动，支持非洲的努力。这些措施和行动来得太迟，并不足够，无法形成前后一贯和一致的规划，认真地解决非洲面临巨大的发展挑战。在我们

对自己的表现加以评价时，让我们勇敢地解决那些长期以来妨碍非洲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让我们决心将自己的承诺变成具体的行动。

今年，尽管有一些迹象表明今后会出现较好的前景，但大会是在一些财政金融无从确定的背景下召开会议的。联合国积极地参加了在海湾和阿富汗的迫切的维持和平努力，同时有可能在其他冲突地区提供类似的服务。在这样一个时候，如果联合国在财政上受到限制，那将是不幸的。各方于1987年达成一致意见的行政措施或者已经实施，或者已上了轨道。因此，我们希望，会员国拖欠会费的做法将成为过去。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财政义务同其他的条约义务没有任何不同，应该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得到履行。

就政治局势而言，加纳欢迎目前席卷全球的和平浪潮。几个月前看起来无法解决的冲突现在正在通过谈判得到解决。

伊朗—伊拉克冲突的局势出现了令人高兴的变化，这使全世界感到宽慰。这场持续8年、使无数人丧生的冲突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此，停止敌对行动受到了欢迎。加纳赞扬秘书长为开始实施安全理事会的第598(1987)号决议中的条款而迅速采取的步骤。在使这一饱受战祸的地区恢复和平与正常的关键时刻，我们敦促伊朗和伊拉克同秘书长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然而，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只有在平等与正义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持久的和平。

加纳同样欢迎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实现和平的前景。自13年前赢得独立以来，安哥拉人民就没有享受到和平，这是任何理由都不能为之辩护的。安哥拉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了外界毫无理由地干涉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内政会带来何种后果。同样，尚未得到解决的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严重地威胁到联合国的信誉。现在，南非似乎已认识到殖民、破坏稳定与侵略政策徒劳无益，因此，加纳希望将不会出现反复。

考虑到南非过去曾踌躇不前和搪塞推诿，我们很自然地必须保持怀疑的态度。

我们记得，目前的步骤类似于4年以前的步骤，当时，《卢萨卡协议》本来将导致停火，南非脱离接触及建立一个联合监测委员会。然而，至该年年底，不仅《卢萨卡协议》毁于一旦，同时，南非军队还对安哥拉进行了大规模入侵。我们也记得博塔政权在执行《恩科马蒂协议》方面的虚情假意。

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不应对南部非洲的局势抱沾沾自喜的态度。事实是，种族隔离政权不仅加剧了对其人民的镇压，同时还通过了严厉的法令，压制人民表达不同意见。自去年11月以来禁止各非暴力组织的所有政治活动，逮捕进行和平示威的人士，包括宗教人士，这表明种族隔离政权对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毫无兴趣。南非以各种方式表明要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这就意味着前线国家有可能遭到更多的侵略。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剥夺南非人的侵略能力，加强前线国家，以抵抗南非的侵略。

南非是能够通过采取适当的步骤，彻底根除其种族隔离制度，以此与其邻国和平相处，成为国际社会中得到尊重的一员。在需要采取的步骤中，博塔政权应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开始同黑人领导人举行谈判，以便在不论种族、肤色与信仰的情况下同所有南非人民民主地分享权利。加纳认为，在做到这一点之前，应当进一步加强制裁，以确保彻底孤立南非政权，使其崩溃。

非洲另一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但尚未解决的区域冲突是西撒哈拉冲突。我们敦促所有各方同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秘书长一起合作，解决这一冲突，使撒哈拉人民在不受妨碍的情况下实现自决。在阿富汗和柬埔寨也出现了和平的希望，我们感谢所有继续在这些国家寻求和平的人。加纳欢迎《日内瓦协议》和外国军队从阿富汗开始撤出。我们特别欣赏苏联从该国撤出的勇敢决定。我们敦促所有有关各方进行合作，以圆满地实施在联合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斡旋小组内推动的措施，帮助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参加自己国家的重建。

柬埔寨冲突各方最近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探讨性会谈也是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

我们认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冲突各方可以缩小歧见，也许还可达成协议。柬埔寨人民渴望和平，他们的愿望必须得到满足，但是，归根结底，只有在冲突各方鼓起解决彼此间分歧的政治勇气、并在得到国际社会积极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和平。

中东和平的希望依然日复一日的暗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色列政府对目前横扫全球的变革之风无动于衷。无法解决的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问题更为恶化。

1987年12月开始的反抗运动仍然持续不断，同时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与日俱增。真正的悲剧是，以色列依然把这些反抗运动仅仅视为一个法律和秩序的问题。因而，它依靠一种“铁拳”政策来应付这个局面，而不是承认这种反抗活动是巴勒斯坦人民心中积压下来的忿满情绪的理所当然的爆发。我们敦促以色列当局面对问题并且重视人类生命与邻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睦邻关系和和平共处。

加纳认为，大会应该再次呼吁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应允许所有当事方面参加这一个会议，而没有任何先决条件。

中美洲局势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我们去年对这个分区域所抱有的希望已经变为泡影。这是因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顽固态度使中美洲和平协定得不到实施。必须竭尽全力在没有不必要的外来压力和干涉的情况下重新开始和平进程。我们认为，由意识形态考虑引起的外部压力会损害和平进程。大会应该再一次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努力达成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并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变成永久性的另外一个地区就是朝鲜。该国的继续分裂以及南部和北部意见不一致对朝鲜人并没有好处。加纳很高兴注意到该国双方重新进行接触和对话，并希望尽管还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但是对话将得到保持和加

强，以便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朝鲜人民应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受外来的压力和影响。

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仍然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主要威胁。绝大多数人类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因而目前的经费开支水平在道义上找不到任何理由。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曾经希望，第十五届联合国特别会议、于今年春季召开的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能提供通过一项行动纲领的机会，以便进一步推动裁军进程。很遗憾，尽管有了美国、苏联达成《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的有利国际形势，但是特别联大却失败了。

然而，特别联大却未提出各种新的建议提供了机会，特别是为参加会议的120个非政府组织提出建议提供机会。这些建议应该得到审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得到采纳。加纳代表团愿意与想要研究那些建议并想把这些建议列入决议供大会审议的任何代表团进行合作。

尽管我们继续认为核裁军问题具有最大的紧迫性，但是我们也认为常规裁军也应该得到同样的注意。近几年来，武器的无节制购买量显示国际社会应该不遗余力地使公共舆论注意裁军各个方面的紧迫性。但是这必须与争取各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公正的相似努力同步进行。

让我们希望两个超级大国间正在发展中的合作关系将以公正对待各国和各国人民为目标，尤其是那些数百年来遭受列强暴虐与欺凌的国家和人民。弱小国家没有选择，对于无视其最急迫需要、而将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任何企图，只有抗争。

总之，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所有会员国集中精力和资源，支持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联合国也许不完善，但是它仍然而且将继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和平共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冈萨雷斯·波萨达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秘鲁代表团欢迎你当选主席主持本届联合国大会。世界各国不管是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的

国家，都将阐明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这个世界充满着战争、冲突、不公正、不公平以及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的种族歧视政策。

我们认为我们都有共同的责任，因为你代表着我们的地区。我们相信你作为主席，受到自由、独立、发展与和平和理想的鼓舞。这些理想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具有相同血统的人民维系在一起。

我以秘鲁外交部长的身份向大会发言。我代表着一个具有古老文明和文化的国家。今天这个国家在跨入二十一世纪之前已经有两千多万人，其中 40% 的人口在 15 岁以下，这个国家正顽强地努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身的发展。

对于我们，作为秘鲁人就意味着是一个拉丁美洲的人，因而也就意味着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重申自己作为一个大陆家园，或正如解放我们的西蒙·玻利瓦尔所说的，具有共和思想的国家的公民地位。

鉴于拉丁美洲对秘鲁人民承担着义务，也由于我们这个地区受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影响，我仍然要把我的发言集中于目前的问题以及将来要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对拉丁美洲斗争提出的难题。我所代表的国家正在致力于对付我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通货膨胀。其办法是通过严厉的经济紧缩方案，但却会造成社会影响。我国的局势与拉丁美洲大陆人民所经历的严重局势并不是没有关联的。拉丁美洲经济和财政困难加剧了我们社会的各种问题，并要求一个统一的、创新的和协调的答案。

我们拉丁美洲人有着历史责任感，知道只有通过团结我们才能够朝着解决我们经济和社会问题迈进。如果分裂，我们将只能使这些问题持续下去，甚至加剧。同时，我们也会因此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地球上其他处于发展竞争中的地区正加速进步的步伐，而另一方面我们与工业化世界的差距却在加大，简直达到危险的程度。

拉丁美洲处于危机之中。我们必须直言不讳地说，而且我们必须向国际社会指出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就象 X 光射线一样，清楚地表明危机的严重性。*

* 拉纳先生（尼泊尔），副主席，主持会议。

一个例子是不合理的外债量及其结构。无法偿还外债加重了我们的负担，极大地限制了调集资源以顾及至关重要的社会需要，从此也阻碍了发展所需的外来投资和资源。

我们拉丁美洲的欠债是四千二百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地区总产值的45%，支付这些债务将耗去我们总外贸收入的40%。

在危机初期的1982年，整个地区的债务为整个出口收入的2.7倍。现在的比例增至3.5倍，趋势还在上升。从1982年至1987年，由于还债拉丁美洲向发达国家支付了一千九百亿美元，在此期间得到的新投资只有四百亿美元，短缺了一千五百亿美元。

这是极其令人吃惊的，因为这个地区正大量丧失其财政资源，使我们这些国家从资本受援国转为向发达国家输入资本的净输出国。使我们丧失了支持我们社会和发展项目的至关重要的资源。这些项目不能得以实施也更加剧了我们人民的贫困，危及他们的生存。

此外我们在国际贸易的份额已降至4%。贸易条件恶化也下降了14.5%。如果贸易条件不这样恶化，拉丁美洲在去年的八月中可以得到大约七百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同样严重的是在这段时期这个地区的投资和筹资情况，这个地区用于投资的国内储蓄从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24%减少至15%，主要原因是钱都支付了外债。同时，外来投资也从八十年代初的12%下降至4.6%。

就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前拉丁美洲得到70%的国际投资。而今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7.5%。主要原因是根本无法按照目前强加于我们的条件还债，以至人们不愿向这个地区投资。

以上都是我们面临的困境，同样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进出口已下降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同时还有一种惊人的倒退现象，那就是拉丁美洲的人口不

断增长，从而产生相应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在这严酷的事实面前，我们怎么办？我们能做些什么才可以使拉丁美洲摆脱这一威胁着要成为顽症的危机？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应团结一致，不仅在对这些问题的一次又一次发言或强调声明中而且因同心协力制订出联合战略，使我们能在可接受的实际条件下重新谈判外债，使我们的贷款国理解在原订条件下债务是无法偿还的。

第二，拉丁美洲国家结为一体时刻已经到了。

拉丁美洲的一体化不再是长期的计划或愿望。使我们生产结构现代化，扩大市场，使我们出口有更大的竞争力，使我们在不损害我们主权决定的现实条件下接受投资和筹资，乃是当务之急，有着迫切需要是必不可少的选择。

这样的一体化显然只能会增强这地区多国谈判的权力和力量，使这一地区在国际经济贸易谈判中表现出坚强的阵容，抵制和扭转发达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

拉丁美洲的一体化，是发展的关键；是我们解放者未实现的理想；是我们人民未实现的义务和职责。拉丁美洲一体化是在挂着拐杖一步一步地上楼，而发达国家的一体化是乘电梯而上，因而使我们与北方的鸿沟扩大了，使我们痛失对这一地区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和机遇。

因此我们各国人民有理由呼吁采取行动，挑起责任，生气勃勃，毅然决然地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

拉丁美洲再也不能等待了。拉丁美洲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再也不能麻木不仁和官僚化了，因为在我们这个大陆每年有七十万儿童死于饥饿；因为有一亿一千多万拉丁美洲人生活于贫困之中，其中有三千五百万人处于非人的赤贫境地；因为有40%的儿童没有适当的营养，因为有78%的儿童生活在极不卫生的环境中；因为在1980年有二千五百万失业，现在已经有四千万人失业，由于衰退失业的人还可能增加；因为有四千万人没有充分就业；因为有60%的积极参加经济活动

的人口不能得到社会保险；因为人均收入已经下降了10%。

更为甚者，饥饿和贫困还在不断的使儿童们成为战争、政治暴乱或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事实明显的表明从1982年到统计数字的时候已有三十多万儿童背井离乡，成千上万名儿童由于这些破坏性的趋势死亡和受伤。恐怖主义这种暴力的病态的极端形式把人的生命和民主置之不顾，把犯罪当作政治的一种畸形形式。恐怖主义已经出现在拉丁美洲，我们应该对此进行严厉的谴责，我们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誓与其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在肯定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结构。

拉丁美洲必定还面临严重的扰乱治安的贩毒现象，这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扭曲了我们的经济，腐蚀了社会共存的道德基础，并企图把自己树为新的权利的中心，威胁着各个国家的安全和社会安全。

在1970年代，可卡因和其它毒品的消费者市场在某些工业国扩大了十倍，从那时起，国际毒品走私卡特尔就已经形成，现在全世界有五千多万吸毒者。

毒品走私象跨国公司一样活动，每年动用约四千亿美元资金，因为它规模庞大，用个别的和部分的战略来对付它已难以奏效。必须通过一种全面的措施，从各个方面对毒品走私予以迎头痛击，这种全面措施要考虑到毒品的消费、生产、运输、非法贸易及资金筹措这些使毒品经济循环能够存在和延续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秘鲁是毒品走私的受害国，它致力于这场斗争。因此，我们在安第斯集团，在美洲国家组织，在不结盟运动及在联合国这一更广阔的论坛都努力促进协调各国的政策和行动，这些政策和行动只在建立有效的国际标准，使我们有可能立即在综合发展项目的构架中实现作物替代，大规模减少毒品消费，没收由毒品走私而得到的财产和现金，统一我们的立法，以便决定性地推动防止毒品走私，改造吸毒者，加强无条件国际财政合作以帮助非法毒品生产的受害国。

联合国正在谈判的这份公约草案应很快导致批准一份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件。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一份平衡的公约，它平均兼顾消费、走私、运输、生产和非法资金筹措各个方面，基于对各国主权和国际私法的完全尊重。

我们将坚持进行反毒品走私的斗争，因为这场斗争是对受毒品走私之害的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儿童和青年的一种道德承诺。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反复号召作出这一承诺，并强调在这场事关道德和生命本身的战斗中，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要做出一切努力。

我现在谈谈国际议程上的一些优先项目。

在解决一些主要的地区冲突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伊朗和伊拉克、阿富汗、柬埔寨、西萨哈拉和纳米比亚这些问题已经被置于有可能通向和平的大道。缓和和理智的进程是长期进程，它们坚持生命反对死亡，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秘书长以其才智和充沛精力对这一进程予以了推动，秘书长是秘鲁的杰出儿子，我们当然骄傲地向他致意。很重要的是这些进程要有成效，及对其它冲突地区开辟新的谈判领域如中美洲，它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在那里必须要履行《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议》，必须确认国际法和法制，根据这一协议互不干涉互不使用武力应保证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为将一个长期的谈判进程推向高潮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秘鲁通过外交途径参加了这些谈判，并且通过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继续积极地参与这些活动。

同样，紧迫的是要深化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裁军协定，直到它们从地球上消除核威胁为止。否则其它已经达成的那些协定将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因为仅仅把摧毁地球一百次的毁灭能力变为摧毁地球八十次的毁灭能力是不能让人看到真正进步的。

裁军是缓和和兄弟情谊的一个同义词。在经济方面，它意味着将用于毁灭和死亡的资金，用于建设和生命之目的。因此拉丁美洲和不结盟运动把从裁军节省下来的资金用来设立一个基金，由联合国来管理，以对付贫穷和饥饿这样一个概念仍然是很有关系的。*

*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我们当中那些呼吁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人，那些为和平、缓和和非暴力的进程而斗争的人，因此就是在表达我们各国人民的想法，各国人民在为生命和社会公正而大声疾呼。秘鲁坚定地笃信民主和公民自由，笃信国家应该基于法制之上。那些是指导我们国民生活的久经考验的原则。

在这个讲台上秘鲁向各国人民伸出双手并重申它对联合国的信念，秘鲁表示希望本届大会会议的结果将满足所有那些人的愿望，他们声明相信人类的兄弟情谊，相信所有共享这个依然千疮百孔、困难重重的世界的人有着共同命运。

世界上的穷人满怀急切的希望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所有珍惜和平与人道的人都在等待我们的决定。让我们不要令他们失望。

索尔萨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想向你，先生，表示我最衷心的祝贺，祝贺你当选大会主席，这是对阿根廷的敬意，我们在座各位都知道贵国致力于和平和国际合作。热烈友好的纽带把芬兰与贵国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您的经历与才干，我们相信，在您的领导下，本届大会将是一个真正卓有成效的大会。

同时，我想对第四十二届大会主席，弗洛林先生，表示衷心的赞赏，他以杰出的方式完成了他的职责。

我还想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再次表示敬意，我们与他之间有着深深的信任和敬慕的关系，我要向他重申芬兰政府赞赏他促进联合国宪章原则、加强本组织的机构和作用的努力。

人们经常批评联合国没有能力履行《宪章》赋予它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任务。联合国组织的作用受到了质疑。这种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的。联合国组织所带来的机会并非每次都得到很好的利用。在很多情况下，联合国被利用作为加深分歧的论坛。

然而，过去几星期和数月令人注目的事态发展已经表明，联合国依然有能力作为促进安全与和平果断行动的论坛。在世界各地最近取得的这些成就加强了联合国组织的权威。这些成就表明，联合国是建立和平与合作的一个极端宝贵的工具。芬

兰特别欢迎这一发展。 我国一贯坚定地相信多边合作，支持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

事实上，已经存在着用合作逐步取代对抗的希望。 这一发展在东西方关系中最为突出。 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已有了重大进展。 在大国关系中可以看到崭新的姿态。 这些姿态已在欧洲减少战争危险和军事对抗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严肃的国际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耐心的工作和认真谈判的意愿。 我们的联合国组织是交流思想的最佳场所，解决冲突最理想的机构。 最近事态的积极发展证明，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争取解决这些冲突的多年努力没有白费。 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实现了一年前看来还是几乎不可能的成就。

现在，联合国必须果断地抓住目前有利的国际气氛所带来的机会。 在努力克服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经过多年认真的反思之后，联合国必须作为国家间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力量重新抬头。

芬兰已故总统吉科宁曾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过，

“我们在这里并不把自己当作法官，而把自己当作医生……”。(A/PV.
1040，英文本第489页，第10段。)

芬兰在联合国中的政策依然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 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一世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遵照了这一观点，并且应该继续这样做。 棘手的问题可能需要灵巧的安排和处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世界组织。

新的局势要求我们重新估计国际社会解决冲突的方式。 为了有效地运转，我们联合国组织需要扩大一致意见。 有关重大问题的决定应以协商一致达成。 这种共同性的基础已经存在，这就是《联合国宪章》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结盟、中立或不结盟的国家都严格遵守《宪章》各项规定。

考虑到最近的经验，今天谁也不应该否认，国际问题可以通过有关方面的谈判来处理和解决。 谁也不应该否认，联合国也可以帮助实现这样的谈判。 谁也不

能忘记，联合国在《宪章》中为各国制订了普遍接受的原则，事实上敦促各国，只要有可能就应通过谈判解决它们的争端。对话与谈判是国际事务中各国井井有条地杰出的实质核心内容。

今年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比如，人们以极大的耐心使处理阿富汗局势的努力取得成功，对此我表示敬意，在这一问题上，联合国所提供的帮助是关键性的。在阿富汗未来的问题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然而，苏联撤军和难民返回家园以及一项广泛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应该使阿富汗人民能够恢复和平建设本国未来的努力。

伊朗和伊拉克达成的停火是冲突双方，也是联合国的一项重要成就。经过多年流血之后，在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议的基础上谈判实现了停止敌对行动。如果没有秘书长全球赞扬的争取和平努力，就不可能实现这一成就。在争取该冲突最终解决的谈判中，应该尽一切努力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们十分感兴趣地关注着有关西南非洲问题和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谈判。整个国际社会同有关国家的人民一样急切地希望这些谈判产生新的具体成果。迄今为止已经取得的进展令人乐观，我们希望，正在进行的谈判能够毫不拖延地导致纳米比亚独立和该地区问题的持久解决。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有权利对纳米比亚和南非继续存在的难以容忍的局势作出适当的反应。

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芬兰坚决谴责种族隔离制度，该制度是对人权和人格尊严令人发指的践踏。对南非施加协调一致的国际压力，使它改变政策的需要依然存在。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上，或在必须在行动中遵守这一原则的问题上绝没有妥协可言。

针对南非残酷的种族政策，芬兰与其他北欧国家一起正在执行第三个北欧共同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方案。全面的经济和其他制裁已经付诸实施。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制订其他的措施，尤其是要制订更广泛的制裁，包括由安全理事会执行的强制性制裁，并要努力争取对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的更多的国际援助。

中东长期冲突中出现的持续性僵持的局面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相比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个问题近期内还得不到解决。被占领土上出现的暴力事件强调了迅速解决这一冲突的必要性。解决问题的基础已经存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必须是最后解决问题的基础。同样，如果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互相不承认对方的权利，进展是不可能取得的。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是实现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这一几乎普遍赞成的会议早就应该召开了。

不难举出一些其它例证，以说明联合国为解决一些问题作出了耐心的工作，应该取得成功。虽然联合国尚未取得显著的成就，联合国经常发挥着帮助维护不稳定的和平或继续鼓励和促进政治对话的作用。

我国一贯愿意支持这种工作。通过为联合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斡旋活动以及联合国伊朗伊拉克军事观察员小组提供人员，芬兰尽力帮助执行今年在联合国主持下达成的各项协议。目前联合国各项维护和平的活动中都有芬兰士兵。我们已为下一项活动做好了准备，这项活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了，即帮助纳米比亚迅速变为独立国家。

我的话并不意味着芬兰已满足于迄今为止从联合国维护和平工作中得到的各种经历。使用各国自愿向联合国提供的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主要还是一项暂时的措施，其目的是为建立和平的政治任务创造更好的条件。然而，我们经常看到，联合国部队维护的是缺少重要政治进展的现状。

我们必须对维护和平的基本目标和原则有一个更好的共同理解。联合国维护和平的活动应当建立在稳定的财政和政治基础之上。需要对维护和平进行全面的回顾。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解决建立和维护和平需要足够资金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因为对财政问题无法预计威胁着维护和平活动的进行。对芬兰这一主要的捐献国来说，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芬兰欢迎苏联和美国在谈判中取得的进展，这一进展使他们达成了关于销毁陆

基中程和短程核导弹的协议。 我们期望今后的谈判在削减远程战略核武器方面取得具体的结果。 我们还希望正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将很快在继续并扩大欧洲建立信任和裁军进程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裁军已成为本组织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芬兰对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态度非常认真。 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并为这些建议的通过以及会议本身的成功作出了艰巨努力。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会议未能就全面最后文件达成协商一致。 但是，会议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会员国在裁军方面必须继续做出共同努力。

为了促进裁军，会员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联合国范围内的机构和组织。 如果我们要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如果我们要监测各地的核试验，如果我们要在限制常规武器这一紧迫任务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多边方式是必要的。 我们认为，联合国也能够在是否遵守已达成的裁军和军备控制协议进行核查的领域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核查即搜集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与一些已经制定的规则和标准进行对照。 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些机构已非常成功的进行了这种工作。 在安全领域中，已积累了一些有关的经验，例如，观察员就维护和平活动积累了经验。 有系统的搜集关于核查裁军协议的资料是扩大秘书处作用的步骤。

我主要谈的是本组织的政治任务以及冲突的处理和解决问题。 如果再考虑到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人权问题的活动，联合国工作的成就似乎更加显著。 我国也将继续为联合国的这些活动贡献一份力量。

因环境的不断恶化进行的斗争将是未来几十年中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除非有计划的考虑到人类活动的有害后果，否则环境状况是得不到改善的。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深入讨论过的持续发展概念的主要思想之一。 必须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已经开始的关于持续发展的工作。

芬兰已反复表明对多边方式的坚信。有全球的多边努力才能够帮助我们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极大的而且正在扩大的差距。对环境和发展的关切使我们注意到多边合作，特别是联合国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取得成功，就需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的联合国系统及其所有的组成部分。

我们期望对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革过程能够继续下去以取得具体的结果。这将是改革整个联合国以加强其能力，迎接目前和将来挑战的进程中的重要因素。

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与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贸易环境密切相关。我们相信，乌拉圭回合中的谈判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所进行的工作将更有可能创造一个在贸易领域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及其人民的更好的外部环境。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是商品共同基金的生效。这将对贸发会议在该领域里的重要工作提供新的推动力。

在九十年代即将来临之时，国际社会应审议考虑到变化着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全面措施。债务危机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需要再次强调如下发展目标：减少贫困，人口政策以及环境能够承受的发展。同时还需要评价国内政策和国际支持措施之间的关系。在本届会议上审议为第四个联合国发展十年而筹备和详细制定国际发展战略为该目标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挑战。芬兰准备迎接这一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芬兰是迅速和大量增加援助量的少数工业化国家之一。正在我国议会讨论的1989年预算建议包括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0.7%的官方发展援助拨款。这样，芬兰将达到联合国制定的目标。

联合国非洲复兴和发展行动纲领（1986—1990）在本届大会开幕以前刚刚得到审议。芬兰积极支持了该行动纲领，并且继续强调非洲农业发展、抗旱和抗沙漠化措施、人力资源的展以及政策改革的重要性。非洲必要的国内结构调整措施只有得到以伙伴精神提供的外部援助的补充才能够持续下去。

芬兰约三分之二的双边援助给予了非洲国家。与1986年的数字相比（芬兰给予多边金融机构帮助非洲的方案的援助今年增加了三倍多。将来，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仍将成为芬兰发展援助的受益者。我们将继续强调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的合作。

联合国的费用并不高。我不再重复与其他人类活动费用的各种对比。我也不想在数量上算计联合国的有用性。芬兰强调本组织在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效率。我们赞赏秘书长实施的行政改革。我们认识到削减费用有时候可导致各项工作的改善。然而，不论哪一年度联合国预算多少，关于对我们的共同事业的资助方面总有某些原则可循。我们认为，所有人必须尊重这些原则。

联合国宪章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一个条约。这些国家同意履行某些义务。其中一些规则表明如何作出决定，以及如何分摊费用。联合国有时实施的方案芬兰并不支持，但是我们从未怀疑过缴纳我们的份额以支付所有合法确立的方案是我们的法律义务。我们认为，分摊的会费应全部准时的付清。单方面拖欠会费会破坏多边合作。

尽管在资助本组织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联合国仍然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工作。秘书长已经呼吁会员国保证资助联合国的活动。他特别提到本组织在创造和平和维护和平方面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如果需要支付额外开支的话，芬兰准备参加共同的行动，帮助联合国。

我国政府很清楚，联合国的工作日复一日的证明该组织的有用性。我们需要这个世界性的组织。我国只有希望对本组织有用，并且帮助满足会员国的需要，这是符合逻辑的。芬兰政府继续保证忠于宪章，并且作出共同努力促进本组织极其重要的目标。我们这样做的最好方法是实施我们长期的中立政策以及不断的探索和解，对话和谈判。这就是芬兰在这个论坛上的信条。

大会正在积极的开展工作。让事实证明，世界社会正在共同探索和平合作和对话。让事实证明，会员国希望看到联合国有效和强大，并且希望为它承担责任。